

足
本

曾文正公全集

●编纂 清·李翰章

●校勘 清·李鸿章



第一部

- 全书总目
- 首卷
- 荣哀录
- 年谱
- 大事记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清·李翰章/编纂
清·李鸿章/校勘

吉林人民出版社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1—8部)

[清]李翰章 编纂 李鸿章 校勘
宁波等 校注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泰山新华印刷厂肥城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82.31印张 5000000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206—02233—2
G·520(全套)定价 228.00元



曾文正公肖像

15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
但以箕裘承祖澤

咸豐四年正月上旬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
且將艱鉅付兒曹

竹亭老人自謨命吳國藩寫

重 版 说 明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由于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汉人得到清政府的重用，之后病死于两江总督的任职上。大清帝国授予他“文正”的谥号，同时，为了纪念这位“中兴第一名臣”，光绪三年，清政府颁旨下谕，由李翰章编纂、李鸿章校勘，刻印出版了《曾文正公全集》，共一百五十六卷。

《曾文正公全集》记录了曾国藩一生的为官、从政、处事、做人、治国、安邦、齐家、教子、平天下的历史回光，同时，也折射了他才思过人，治国有道，治军有谋，修身有术，处事有方，用人有招，理财有疏，治家有略，教子有方的雄才大略。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其事、其心、其面的不可多得的教本。

该书称得上千古不朽的著作。书中语意精深，文笔流畅，文采惊人，文理清澈。奏稿言简意赅，文集哲理精深，诗集行云流水，诗抄美妙绝伦，家书儿女情长，家训道貌岸然。青年毛泽东阅读本书后，在给友人黎锦熙信中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临终前还告诫蒋经国要终生研究不怠。

长期以来，由于曾国藩作为历史的反面人物，致使《曾文正公全集》在“文革”期间被查封。但是，这部由其后代曾纪久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曾氏嫡传珍本，躲过了十年浩劫与烈火之焚的厄运，得以重新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

此次重版，由从事古籍、文献、资料研究的宁波、樊远生、王贵勤、刘丽华等专业人员，对原著《曾文正公全集》进行了全面的校点与注

释。在尊重历史，保持原貌的基础上，作了顺序上的重新编排，以足本形式重版。全书分成八部，变成横排简体汉字本，方便了广大读者的阅读。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即可作为亲朋好友，贵客佳宾的文化礼品，又可作为珍藏财富，留给后人的处事箴言，具有重要的使用、珍藏价值。倘若本书能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读者的青睐，我们的心血则没有白费。

吉林从民出版社

1995年5月

《曾文正公全集》序

西江若翁撰

一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历史上圣贤英杰之成功，必有其时代之背景，及环境之影响。盖非纷乱时代，不足以显圣贤英杰之伟大。古人有言：“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在时代纷乱或腐败时，或值邪说纷起时，必有圣贤英杰来改革。但是必是如此时代，始能表现圣贤英杰之功用。此就过去历史考察，而可得确切之证明者。

春秋战国时，战争不绝，弑逆公行。强凌弱，大灭小。于是百家并起，蔚成学术及人才最盛之时期。中国唯一之圣人孔仲尼，即生于此时代之中。斯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一证。当春秋时管仲、晏婴、相齐赵衰、狐偃佐晋子产治郑，衡鞅强秦而独有孔仲尼，力主王道，说仁义，为一时之砥柱，作万世之师表。战国时赵之平原、齐之孟尝、魏之信陵、楚之春申及燕太子丹，竞相养士，召致客以千计。逞说者，则有毛遂、邹衍、张仪、苏秦之徒。治兵者，则有吴起、廉颇、孙武、李牧之徒；一时杰士则有展禽、鲁仲连、蔺相如、伍员等人。游侠则有聂政、荆轲、专诸、要离等人。以学说自表之士，则有老聃、庄周、韩非、荀卿、商君、公孙龙、杨朱、墨翟之流，各逞一说，分谈理论。各是其是，而斥他人。独有孟轲主先王之大道，绍孔门之宗风；斥邪说，拒杨墨以王道救世，以仁义救民。为庸中之特出，为一代之圣人。此二圣者，虽未行志拯时，而学说为中国文化之源，使四万万人言语不统一，而文字克统一，为世界所独有，是二圣不朽之功也。

秦政暴虐，焚书坑儒，消天下之金，重刑狱，以吏刑治世。更重搜括，兴阿房及长城之巨功。致民穷财尽，人皆无所逃死。陈涉以走卒而施篝火、狐鸣之技，天下起而应之。一时后杰，如项梁、项籍、范增及刘邦、韩信、张良、萧何、陈平、樊噲、英布、彭越之徒。一时并起。各拥六国后人以讨秦。关中破，而孺子为俘，秦政之墓，曾费数万人数年之苦工者，亦不克保。综其成败，则先以得人而兴，后以虐民而亡。以极酷之暴政，乃酿成大乱，遂激起多数之英杰。斯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二证。当楚汉之兴，倘无秦之凶暴，则刘邦一亭长耳；项羽一无赖少年耳！何由得人民之影从？英杰之拥护？只以秦之苛政，驱民水火，而陈涉等乱起，又感战祸之惨烈。则有以救民起者，其才为英杰，而又可为民

之先导者，自易得成功矣！

无新莽之秕政，则民心不思汉白水真人无由而兴起。云台二十八杰亦与草木同腐而已。乃以王莽之伪善而阴狠，假周公以行暴，乃造成乱世，而激起刘秀及邓禹吴汉十八将。斯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三证。倘非遇王莽之时代，终无法成此复汉之巨功。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六朝时，五胡乱华易帝如弈棋，逐君如斥奴。世之乱过于三国时代。但在三国六朝世乱至急时，亦即人物最盛之时。初期之三国有诸葛亮周瑜司马懿各逞其才，乃成三分之局。且中国奉为武圣之关羽即生于此时代之中。而文字与文化之发展，亦以此时代为最要之关键。五言之诗，华鹿之赋，四六之文，楷书之字；皆发展于此时时代中。由篆隶草而至楷之过程，及由诗书之表意奥文进至美艺的文学，实为此时时代之最大收获。但以士尚清谈，而致异族来侵，乃激起谢安祖逖等英杰，为一时代之角逐者。至今尤以三国六朝为人物最盛之时期。斯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四证。盖人物众多，文化最盛，最有进化之时代，正大乱空前（异族入华为主，始于此时。）之时代也。

经六朝之乱，乃有隋之混一南北。杨坚在位时，府库之财，至不能容纳。而杨广以宫室之奉，及开运河之钜功。遂致民穷财尽，国中群雄并起。乃使太原公子得乘机纠合徐绩魏征襄公鄂公而有唐朝之建立。至玄宗时，因宠杨玉环而召安禄山之乱，几至亡国。幸郭子仪李光弼力张挞伐，始得平胡复唐此一时代中之功臣，至今为人所称道，标青史之美名者，推其原因，实由宇文化及安禄山之肇乱，乃造成此时时代之英雄。斯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五证。惟此证最明显！倘无隋炀帝之淫荒，李三郎之昏聩，则徐魏及郭李等，亦不过普通官吏耳！何来千古之名？

有五代之大乱，乃有宋代之兴起。但赵匡胤于为天子后，即以奸诈手段，“杯酒释兵权”，使征南唐平大乱之将帅，因一言而尽解甲散卒。从此宋室之地位虽得稳固，但国防力乃因之而脆弱。致区区之西夏，亦无力勘平之。至金人来侵，徽钦二帝束手就缚为俘虏，蒙千古帝王未有之耻。赵构即位临安韩世忠岳飞吴璘吴玠皆一时之杰，岳飞且为中国崇拜为武圣之一。当时破金兵于吴地，平杨么于洞庭直逐至朱仙镇。再进一步则河北失地不难收回，二帝亦可返国。乃巨奸秦桧唆使高宗（赵构）以为二帝若回，则君位不保。（实则唐肃宗灵武即位，唐玄宗亦终为太上皇耳！赵构竟不思及此例而信谗，愚极矣！）乃召回岳飞而害死之。韩世忠遂骑驴湖上，明哲保身。吴璘兄弟亦不再问政。遂使南宋永偏安于一隅，二帝囚死于异国。且数世即亡于异族之元！舍文天祥陆秀夫外，无勤

王者。但岳忠武文忠烈虽未能造时势，而时世之不利，乃造成千古两孤忠，为圣为贤，名垂宇宙！斯为在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六证。圣贤之成功者固有，而以失败乃为万世师表之圣贤者，则孔孟之后，有岳文皆不遇时，未行志之圣贤也。

朱元璋以丐僧而驱胡复国，实为时势造英雄之明证。同时起义之张士诚其仁德爱民，远胜朱元璋苏人至今感之。托为朱天而祭之。乃张士诚竟不克成功，则未得人材之故也。朱元璋初起，即得常遇春徐达刘基宋濂沐英李文忠等文武，为之佐助。利用民族意识，遂以匹夫而成光复巨业之大功。使非胡元据华则此辈英杰亦终老牖下。或为一寻常官吏已耳！使之成一代英杰，则时代使然也。斯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七证。英雄造时势，固属可能！则丐僧为天子，足可称之。而时势造英雄，则以驱胡而得民，仍未能逃此公例也。

明代受阉宦之祸最甚英宗宠王振致罹土木之难。身为俘囚，绍宋代徽钦之迹。于谦力排和议，讨平也先迎回英宗可谓造时势之英杰。成岳忠武未成之功，而身竟遭与岳忠武同等之惨。英宗复辟时，于忠肃公（谦）竟为石亨徐有贞所谗杀，英宗之负恩，较赵构尤有甚焉！其后万历时，阉宦已跋扈。至天启则魏忠贤之万恶，竟超过一切权奸之纪录。忠良斩尽，而生祠遍国中，致配孔子其奸之甚，有千古巨奸所不敢为之凶顽，魏皆悍然为之。遂召流贼之大乱，死人以万万计。更因而召满清入据中原成民族之大耻！孤忠之史可法扼扬州尽力坚抗。而南京之小朝廷，仍宠用马士英阮大铖诸奸佞，以致史忠靖公（可法）殉难！满兵惨屠扬州历史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惨史，及剃发易服之惨杀，遂留民族之大污辱。但此二次异族之大侵略，使于史二贤，继岳文而为民族四大忠烈！斯足为大乱时代表现圣贤英杰之第八证。虽同为惨死，而精神长在，永为民族之楷模！较之尽忠于一姓者，固大有别也。

总上谕结，知大乱之时，实为人物之陶铸期。忠奸之辨，贤不肖之分，由此而判。而大圣大贤，奇英奇杰，莫不生存于此时代中。

二 曾文正讨贼^{*}之原因

汀乡曾文正公国藩平洪杨之乱。谕者或以为忠满族，杀同胞，为不当。实则此种见解，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片面论人，未有不失之偏私谬误者。吾人欲研究曾国藩之是非，当先研究其对象。不能仅就狭义之民族下断语也。

曾国藩所讨伐之对象，为当时自称“太平天国”天王之洪秀全，洪氏本为

* 讨贼，指讨罚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起义军。

天主教徒，藉教以倡乱。只就其“天国”“天王”二名，及其平时宣言之“天父”“天兄，”即足证其完全为天主教徒。天主教即欧洲所谓“旧教”。在西方曾引起绝大战争，而后创新教，（基督教）以打破迷信与专制之旧教。则此教之不适合，不待烦论。倘使洪氏得主中国则中国将成天主教之殖民地。不仅为祸于中国且将为欧洲之隐忧。故当时英将戈登等，自愿为清效力，即教之冲突也。

曾国藩为富于中国传统思想之儒门理学家，且于学无所不研。对于洪秀全之以异国之教，来破坏中国之圣道，认为洪水猛兽，为害人类。若不扑灭，则中国之文化必亡因而毅然决然，率全家子弟，聚国内英豪，向欲毒害中国之天主教匪宣战。生死以之，性命赴之！此种卫道之雄心，实较褊窄之民族问题为更紧要。故曾国藩之讨洪秀全，是为卫护中国文化而战；为反抗异种邪教而战；为已被唾弃之旧教来毒我族而战；为防止藉教以来侵之白种人而战。有此数种原因，若同时反抗满清，则不啻为对方敌人造机会。故藉清室已成之基，而以讨贼为理由，挞伐此行将毒华为旧教恶伥之匪类。

曾国藩所处之时代为民族意识消沉之时代。而洪杨初起时，未尝不以民族光复旧业为号召辞，及出兵后，则毁神庙，拆祠堂，劈神主，禁香烛；遂不啻对迷信神佛，敬礼祖宗之中国农工下一大兴奋剂！盖毁庙已为一般人所痛恨！毁祠劈主，则当时之所谓上级社会士宦阶级无不切齿痛恨！及太平军下湘入鄂襄助新份子过多，遂不能保全出兵时之纪律。奸淫掳掠，焚杀骚扰，行同流寇！乃大失民众之同情。当初震于民族复仇之呼声而欢迎犒劳者，至惨祸临身，乃一反其态度，而希望平乱。故向荣之募兵，不崇朝而集万人。曾国藩之募勇，从无不足额之时。故当时人见太平军之行天主教且军无纪律，即料其必不能成。佐太平军起义，战必胜，攻必克之钱江至金陵时，亦知其必败而洁身以去，循迹于山林中。

综核曾国藩破金陵平洪党，其唯一胜利原因，为持身勤谨，而善于用人。洪秀全能由广西而越湘鄂扰粤桂占长江都南京亦一世之雄也。而终不能成事，且至身亡国灭。试一究其所以致败之原因，一为御下无术，用人不当；以致大失民心。二为既借教起兵，事已粗定；即当顺民心而停止宗教之传布则不致召人民之反对。因以教行治为华族决不能行之事。非独天主教，任何教皆行不过。盖华族为自由国民已数千年，一旦欲以宗教限之，决行不通。三为无才创业。杨秀清韦昌辉同为首义之人，即有嫌隙，为首领者应为之调处。乃任其互相屠杀，事后又不能据理判断，更不能惩治有罪者。又如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皆有用之材。能战能守，且优于谋略，明于政治。竟不能全权委任，而强留李秀成同死

城中，陈玉成以失援而死于苗沛霖之手。石达开被嫉而走入蜀中如蹂躏人才，安得不身亡国灭？

一方面以扫荡异族邪教，及救民于水深火热为理由。一方面则日事焚劫，专行违反民族习惯，且行西国早已唾弃之旧教。以如此之两方面相对抗，其胜败兴亡，不待推测即可决知。

世之以曾国藩全力破金陵灭洪杨为专媚异族者，就上述之点，加以详细之研究，并于曾氏之一切文件及作品中考证之。则知其所以必如此，固别有原因在也。

三 曾文正公之人格

曾国藩生平致力于克己功夫。于书无所不读。自幼入学，以至弥留之前一时，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作文。事必躬亲，奏必亲撰，从不肯荒疏懈怠。所有处身行事，惟以廉洁勤慎为怀。生平虚心待人，其荐胡林翼每疏称“其才在臣之上。”保李鸿章则曰：“治世之才，非臣所能及。”保左宗棠则曰：“其才胜臣十倍！若使之独当一面，必能迅奏肤功不负委任。”其特识实人所难及。

初为翰林时，兢兢业业，自订一课程：每日办事时外，读书二时，写字三张。写日记，写信，皆有定时。于学问则穷极程朱性道之学。博考经典史集之名物，并精熟礼经。于五十七八岁，尚穷心力得通仪礼以为大幸！于日记中记之。且谓通此经者最少，不图于老年竟此业也。其对于礼经之全神贯注，终身不懈，直旷绝前古。

生平以探讨学理，贯通群经为业，尽毕生之力，虽酷寒盛暑，军中闹内，未尝少辍，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厚，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先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俯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教化人才为己任，尤以为天子得贤才，为唯一尽忠之道。故以知人善任之名，闻于天下。任何人一见，即能辨其才之高下。试以一二事，即能判其人之终身。凡一经品题，未有不丰功伟烈者。如满洲塔齐布新宁江忠源江忠濬湘乡李续宜李续宾衡阳彭玉麟善化杨岳斌（即杨载福）湘乡罗罗山皆为公所一手推荐。或忠烈彪炳，或功勋朗然，不为烈士，即作勋臣。外如合肥李鸿章李瀚章弟兄，及同年刘蓉郭孟蓉皆得公之特识，为一代之名臣，其于左文襄公（恪靖侯名宗棠字季高）极力保荐，虽其后趣尚不同，而公终奇左公之智术，以公义相取，未尝有微言。左公亦以显名青史，平定新疆改建行省；树千秋辟土之功，定万里边疆之地。功名

与曾公捋，皆基于曾公之力荐也。杨彭罗塔诸人或起家诸生，或出身末弁，皆成一代奇杰。此外，凡有片长薄技，受公一顾，必为之奖掖游扬，且谆谆诲以进取之道，则其人必争自砥砺琢磨，敦尚名节，勤修慎守力求上进；在军必立事功，在政必成循良。每曰：“吾不忍负曾公也？”其感人之深有如此者！而曾公则一意谦退，虽位至列侯，而敛抑虚让，勤求己过，自责甚严。目夜忧危，如不克胜。日记中每引些微之诙谑，为自己之大罪！甚至责己为禽兽，为无耻！曾不少自宽。其克己有如此者！

曾国藩自初仕以至当全国重任，始终未尝有一节宽假己身者。及其临大敌，当大难，过大艰危，值大败绩之际，皆从容审顾，一无疑惧。定若磐石，徐厝之安。故其道德勋业，彪炳宇宙，被于寰瀛，众所共睹。而其意量之闳深，谋猷之坚定，终莫得而罄其用，而窥其藏。其于军事之计划，每于事前策划，先攻某点，分若干路。事后莫不一一实施，始终无更改之令。

公初东征，即计划先收武昌再定九江肃清长江上游，以固根本。而后攻克安庆会攻金陵及江南大营，向荣张国梁败于南京太平军又大举出扰。自金陵围解，江浙几全失。曾国藩奉节制苏浙皖赣四省之旨，补两江总督实缺。遂仍行原计，以李鸿章收沪苏保左宗棠攻浙江而已则按已定之策率弟国荃攻取安庆后，即肃清长江尽收金陵附近之州县要隘，而后围攻金陵其后苏浙果由李左全部克复。而金陵亦如策攻取。凡后日之成功，悉如其事前奏定之计划。一如先定型而后制器。于此足见其料事之神明，计划之坚定。曾国藩常谓以戚南塘（继光）诸葛亮（亮）为法，实则其指挥若定，鞠躬尽瘁，实兼二贤而一之也。

曾氏丁大乱之时，以学与才而克劲敌。重挽乾坤，再奠宇宙，较之前举诸贤杰，同为大乱时代中之英雄。亦同为救民之豪杰。足见“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二语，诚为千古颠扑不破之名论！

曾氏之著作，已有其各种序跋议论之，今兹不赘。

双五节 西江若翁草于沪市

第

一

部

全书总目(一一二三四)

首 卷(一十三七)

荣 哀 录(三八一七〇)

年 谱(七二一三八二)

大 事 记(二八三一三五八)

《曾文正公全集》 原书一百五十六卷总目

首卷一册
奏稿三十卷
十八家诗抄二十八卷
经史百家杂抄二十六卷
经史百家简编二卷
鸣原堂论文二卷
诗集三卷
文集三卷
书札三十三卷
批牍六卷
杂著二卷
求阙斋读书录四卷
求阙斋日记类抄二卷
年谱十二卷

《曾文正公全集》原版编校者

合肥李瀚章筱泉编辑
合肥李鸿章少荃校刊
开县李宗羲雨亭
侯官沈葆桢幼丹
香山河 璞小宋
丰顺丁日昌雨生
合肥张树声振轩
六安涂宗瀛朗轩

庐江刘秉璋仲良
衡阳彭玉麟雪琴
新宁刘长佑印渠
德清俞樾荫甫
嘉兴钱应溥子密
南昌梅启照筱岩
西乡李文敏捷峰
瑞安孙衣言绍闻
中江李鸿裔眉生
歙县程桓生尚斋
临桂王必达霞轩
泾县洪汝奎琴西
宁乡陈济清云卿
平江李元度次青
湘阴郭昆焘意城
桐城吴汝纶挚甫
阳湖赵烈文惠甫
无锡薛福成叔耘
武昌张裕钊廉卿
忠州李士棻芋仙
遵义黎庶昌莼斋
东湖王定安鼎丞
湘潭王闿运壬秋
浏阳贺宏勋云舲
长沙杨书霖商农
善化黄维申笏堂
石埭杨文会仁山参校

全书总目

第一部 全书总目·首卷·荣哀录· 年谱·大事记

原序 江西若翁 撰(1)

原书一百五十六卷总目 (1)

首 卷

赐谥赐祭上谕	(1)
恤遗族上谕	(1)
封曾氏子孙上谕	(2)
谕赐祭文二首	(2)
谕赐入祀贤良祠祭文	(3)
御制碑文	(4)
国史本传	(5)
苏抚奏疏	(21)
徽抚奏疏	(25)
湖督奏	(26)
江抚奏疏	(29)
直督奏疏(二件)	(30)
神道碑	(31)
墓志铭	(35)

曾文正公荣哀录

卷 一	(38)
将赴天津示二子书(九年四月)	(38)